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辨疑卷三

四



春秋辨疑卷三

宋 蕭楚 撰

石鷁辨

孔子

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著王道失政

馴致禍亂而譏切當世故簡其辭微其旨筆則筆削則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用舊史事辭也其大畧猶見于傳記據家語孔子讀晉志見董狐書趙宣子弑君

事曰惜也出竟乃免

原註時趙穿弑君宣子出奔不越境而返故家語左氏皆載孔子歎

惜之言然皆未明孔子之心也凡春秋書某人弑君非書其親刺刃者書其為首者耳大臣之作逆亦未必自手刃必有為之使者若後世梁冀司馬之徒皆弑君之賊豈自手刃哉此必宣子有弑逆之謀而趙穿為之使耳故董狐從而書之孔子又從而書之得其詳也不然豈可以大逆之事加于平人乎宣子在當時號賢大夫故孔子歎惜云云蓋辭孫以避諱而已非實賢之也人固有容止賢也平居所為賢也及臨利害之勢不能守節而甚者為梟為獍蓋多有之趙盾之徒是也作傳記不能稽仲尼之心而失其詳後之學者則又曰趙盾實不弑君其失益遠矣

今春秋亦書趙盾弑其君是則孔子依晉史

所誌而筆之也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王

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一言之信今春秋止書丁亥楚
子入陳不載叔時之語是則孔子因楚史所誌而削之
也

原註所謂諸史理必楚國之史若魯
春秋不應載楚國之事如此之詳備

又曰晉文公召

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今春
秋止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無諸侯朝王事國
語稱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而春秋書臧孫辰
告糴于齊不言如亦不言圭磬詩云衛為狄所滅齊桓
公攘夷狄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春秋止書

狄入衛不言齊侯封衛書城楚丘亦不言衛徙書序曰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而春秋書晉人及姜
戎敗秦師左氏載衛甯殖曰吾得罪于聖人悔之無及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而春秋無
書逐君之臣者推此質之則知仲尼于春秋有筆有削
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用舊史事迹辭語明矣是春
秋之辭聖人之辭也經書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
宋都歐陽永叔以六鷁石五名數先後之書之不同皆

無意義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鷓鴣來巢不書幾鷓鴣豈
仲尼獨謹于記石鷓而忽于麟鷓鴣乎聖人記災異著
謹戒而已何必謹于名數此說非深達春秋者也且既
曰孔子筆削矣

原註永叔亦云
筆則筆削則削

使舊史所誌如此而無

意義自當削之何必留此以惑後人且既筆之則是有
其旨矣六經惟易春秋出于聖人手而春秋紀事不尚
文其辭尤簡嚴有法一字重輕先後不妄下如星隕隕
霜而復乃復之類是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

遂如齊至黃乃復彼二子之廢君命則同也然乃者而

之難辭

案而之難辭原本作而難之辭今改正

故教書而復下書其奔遂

書乃復下書其卒則知教以姦無故棄命遂以病不得已而後返則其罪亦有間矣所謂一字重輕不妄下有如此自上而落謂之隕星霜皆隕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麗于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所謂一字先後不妄下有如此其書災異事亦各有旨故曰曰有食之不名其食者不得而知也

原註傳曰欲然不見

壞有食之者

于郊牛曰鼪鼠食名其食者可得而知也蝻螟

不言有者常物也以其為害故出則名之

原註書曰蝻斯而已

蝻

蛾曰有非常物也

原註有蝻有蛾

有則為非常非常者謂非常

則異也麋先言多蝻後言生者

原註多麋蝻生

蝻害物之蟲不

宜生故直名其生曰蝻生也麋者所有也

原註澤之常物

多則

異常抑或為害以多目之曰多麋也猶之大水大雪皆

以大然後為害故以大目之曰大水大雪也獨桓八年

案八年原本作三年據經桓公八年

冬十月雨雪則三字為誤今改正

雨雪不言大者十

月今之八月誌其異常也

原註不為災害則不書也

然則曰多者不

宜多曰生者不宜生蝮生雖在冬時不傷禾稼然而害

于蔬者民之食也傳曰蔬不熟謂之饑故春秋誌之亦

憂民也說者皆云蝮生幸其不為災非也不為災則春

秋不書曰有者不宜有曰大者不宜大故不特書名而

已

原註必言有言多言生異于螽蟴止書名而已

鸚鵒曰有來巢鸚鵒者他方

為常禽本非巢育于魯為無

原註傳曰鸚鵒不踰濟

故書有書來

原註來者自外而來也

書巢也如此則名以隕然後知其石見數

故曰隕石五鷁先目其數然後知其鷁之退飛故曰六鷁退飛春秋書法當然也二者常物不可言有惟隕退飛為非常並數誌之此記異也不可與麟鸛鶴同而論麟非常物鸛鶴魯之所無其有來狩獲則異矣蓋歐陽子抑未達災異二事聖人于春秋紀災異紀災重其為害于民示後世之憂民也紀異著人道失政而兆禍亂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冊故月食之變未嘗一書以其常事非災非異也凡書螽螟水旱蠛生之類

紀災也書日星之變地震山崩隕石鷓退之數鸛鵠有
來巢與夫西狩獲麟者紀異也異之小可容或無應然
禍亂之來其兆未有不先見者故聖人謹于紀異將使
智者觀焉則自得之矣聖人作春秋以待後之君子故
辭簡旨微非若五經文理成誦童蒙可肄也則其所書
豈止徒為勸戒而已矣歐陽子又曰孔子仕于魯不用
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魯史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
之始終無義其說愈為無據矣案傳孔子自衛反魯在

哀十一年至十四年始獲麟使孔子家藏舊魯史孔子歸得之則所書不及麟若曰得史于國則國史固有掌之者無緣獨得其殘編斷簡理必取之于國若曰獲麟之日適孔子取國史修之則春秋編年盍以誌夏秋冬首月以備四時不爾則盡于十三年可矣何必絕筆于獲麟之一句如此則謂得魯史于獲麟者其說為無據矣魯之先代不經秦火亦無衛國狄人之難故都朝市典章文物仍存不應史獨遺如此則謂得魯史止起于

隱公者其說為無據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如此則謂春秋始之無義不可也案經

曰狩不言所獲惟西狩獲麟其年止書此一事如此則

謂終之無義為不可也雖然歐陽子之學抑二三矣既

曰得魯史始于隱公又曰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既

曰紀災異著勸戒而已又推陰陽五行以論災異曰孔

子得書自堯典至于秦誓又曰斷堯迄秦秦誓十有一

年則曰武王即位十有一年

案武王原本作我王誤今改正

又曰文王

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是徒肆一時
強辯以屈服學者之口亦竟無的論也唐韓退之作獲
麟解以麟為不可知又出非其時意謂非王者之瑞乃
聖人不祥之兆不欲負其說以較異前人故微其辭永
叔因此遂又曰無義是又未善讀退之之書退之之意
亦謹矣大儒先生世所信仰吾恐後進借此而誣聖經
故特為之辨

諱辨

原註案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
午遂滅偃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

諱者何不斥言也避其名而孫其辭以盡愛敬之道也

為尊者諱何王師不書戰天王不言奔衛朔不稱諸侯

納是也為親者諱何魯君見弑不曰弑夫人見殺不曰

殺出奔曰孫戰不言敗之類是也為賢者諱何曰非以

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

原註直書之則判義

全其功以垂訓後

世此仲尼撥亂救荒之志也滅項不言遂踐土之盟不

書天王是也春秋其事齊桓晉文故聖人書二侯之事

有為之孫避不斥言者有微旨也僖十七年齊人徐人

伐英氏夏滅項滅者齊也不書夏遂滅項者不斥言也

不斥言也者有微旨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

原註冬齊桓卒

而又昧此一舉故聖人于此不斥著其惡而為

之有孫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覩聖人于此有孫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為善者勉之令終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晉侯致天王而下盟諸侯此晉之不正也今列書諸侯盟于踐土次書公朝于王所若王不在踐

土然者不斥言也所以不斥著晉文之惡而為之有孫
避之文者予其有一羣后禦四夷之功也嗚呼非實為
晉文諱也欲後之觀聖人于此有孫避之詞以見不正
焉而欲有為者勉以從正也所謂成其義全其功以垂
訓後世也春秋為賢者諱特此二處其說可通然文微
而實不沒也公穀稱為賢者諱不一穀梁又云為尊者
諱恥為親者諱疾案春秋為尊親諱亦各隨其事有可
斥言者非為定其恥與病然後諱也又云為賢者諱過

案為賢者下原本
脫諱字今增入

其說皆非也齊桓晉文之為賢特賢

于春秋之諸侯耳仲尼于此二人之事有為之孫避不
斥言者非其賢也將以示天下後世之法也故其為之
諱者特徵其文而不沒其實也如上書齊人徐人伐英
氏次書夏滅項中間無別事齊項之實亦不沒矣如上
既列諸侯盟于踐土次書陳侯如會次書公朝于王所
又上既列諸侯會于溫次書天王狩于河陽次書公朝
于王所則晉文致天王之實亦不沒矣故春秋所諱非

沒其實也特不斥言之耳先儒以為賢者諱攻二傳之
妄亦未之盡特不可一一從其說而已

遂事辨

聖人之于臣子有責其守經事者有予其適變事者責
其守經事者嚴上下之分也予其適變事者通一時之
權也不通其權則持祿之人畏事偷脫或為國媒患而
招後悔者不嚴其分則好名之人要功生事或至亂國
之大常是以聖人兩通其情以示天下後世使為臣子

者度義而後行不敢妄作也故春秋書遂事有子之者
罪之者曰遂城虎牢遂伐楚之類予之也遂逆王后遂
滅偃陽之類皆罪之也

原註澶淵之會虎牢之役皆大
夫之事而澶淵之會諸侯大夫

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則知其予也凡書遂以經文
質之則聖人褒功貶罪之意自可見矣如齊自即位至
僖之元年凡會遇盟總十有三皆書爵舉兵者十有四
皆書人至侵蔡伐楚始書其爵較之前者書人則知其
予之矣以其據夷狄救
中國之功始著故也

不書諸侯恩惠辨

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

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霸大則以王是二者王人操之俱不可失然威之為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足以得人者必資之于福福者積微以為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以討有罪以詰邦國以威天下莫大于甲兵而甲兵之事以衆齊衆或叛貳則雖有知勇蓋世不能以獨勝是用之者必有道也故曰王政之末也至于恩惠所在人

懷而歸之雖行之以無心而歸之者必以誠人誠而歸之則為之服勞為之犯難將惟其指顧而奔走之大夫得此必至變家而為國諸侯得此必至變國而為天下則雖有甲兵之利莫之能制之矣此之謂以柔而強矧人歸之則天從之猶影響之必效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以晦而彰故曰王道之本也較斯二者如不得已失威猶可也福去則本亡猶能以獨存者未之有也故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

之威未嘗偶予臣下得私恩惠之福誠知威之為末猶
可以分人福之為本獨操之不可失也故禮家施不及
國者不予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

原註
詩曰

無封廢于爾邦齊桓之盟亦曰無有封
而不告則周制不與列國專封可知矣

不予有國者得

作福于天下也周官凡施惠必以王命而誦王志者班
行邦國之間皆深慮威柄下移民不有王強侯大夫乘
之以軋已故設官播告防禍于微如此豈非福者不可
失邪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

復之者以一時論之似無害于王然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商紂之時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仲尼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于釋而不殺復畀其人民社稷則皆不書者示不予邦君作福于天下也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王之一柄去矣若諸侯推恩布惠于天下從而書之則威福二

柄皆出于下王道于是絕矣尚何以訓況福者王道之本本存則王道可以興本去雖威存亦終必亡而已況威已去王室邪故不書于經存王道也夫宋之公子驟施得衆遂以弑其君而篡國齊之田氏厚施得民卒之以傾齊二者皆以不義行惠猶克享其南面之貴況以德行惠者乎傳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則知王之存亡實在于福威亦末矣且周室東遷威柄下移雖

終不振而天下共尊而上之如衣裳之有冠冕子孫據位保族猶歷世數十誠以文武之澤洽于人心者未忘王之威靈未盡喪故也至秦以干戈合天下一戶尺土不以分子弟功臣其強至大而二世遂亡惟恩惠不施人心去而天命不佑故也由是論之福亡者雖強如秦不足以救亡福存者雖弱如周猶足以自存則王之存亡在福威之為末可知矣是以春秋具載列國擅兵以相攻奪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

不書其意亦曰威者末也雖去王室足以啓亂未足以

遽亡猶可言也故書之以見其亂福者本也本亡則亡

無可言也故不書以示其存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

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知其

所以亂則知其治矣知其所以存則知其亡矣知治知

亂知存知亡先王獨立于天下以此也居治而不知其

亂居存而不知其亡此後世所以失天下也春秋具其

義所以訓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辨此之謂也或問曰齊桓存三亡國而封衛之功尤為
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于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
自是嚮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厥後義士以為
膾炙談于暴君之前班班見于傳記則是通天下皆以
為善矣觀木瓜之什列於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為善矣
于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曰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正
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以永天命不可
失者也王者在上天下之福已歸于方面之君尚何以

為王此所謂不可言也仲尼不書于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為無王矣後世徒知其善而慕之幸而遇如周室民未忘德而有齊桓猶可言也一不及焉天下去矣如此亦非春秋所以垂訓之義何以為春秋諸儒至此紛紜其論蓋不知聖人于春秋有不書以見義者亦不止此凡當書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

原註齊桓城邢

城緣陵皆率諸侯以往而二國亦未滅此正方伯救患之義故仲尼書于經善之也至于衛已滅于狄及得再

建宗社止出于齊桓夫居諸侯之地而擅王之權至此所謂陰疑于陽不可言矣為王而失其權至此亦不可言矣故聖筆不書于經如楚之封魚石吳之封慶封楚平之封陳蔡之類皆不直書于經其義亦如此

或

問曰春秋常事不書爾又曰不書以成其義如此不書則亦有非常事焉不書一也常與非常又何以辨曰子謂春秋何為而作也夫春秋聖人遭亂而道不行假之空言以遂其志之書也周道壞于幽厲及平王即位大政大法所以統釐邦國綱紀天下者皆諸侯擅行之所謂無王莫能相一竟相傾奪極于定哀之際夷夏交亂

大者慮敵小者慮滅無復寧國周室之在其間僅守位號如燭火之將晨一噓可滅矣然而先王蓼蕭之澤行葦之仁漸民被世之深亂侯賊國將欲犯上則慮天下唱義合以害已逆謀未出諸口氣已索矣此豈天命未去實人心未忘爾周之王業基本之固如此自平而降卒不能反之于正者非特威權之去而已抑亦王自無以王非天下已無王也仲尼出承其後覩天下之政所以亂而無治周之基業所以存而未亡而無位以行其

志以治其亂故私竊春秋之載裁成其文以訓于後而
是非予奪及乎當時不敢指斥于辭也于是有書不書

原註若周不書出示王者之無外也王師不書戰示王者之無敵也此之類皆存王法以垂于後世非為當時
而有書而貶之者變文以書之者原註若晉文召天王以盟諸侯則書天王

狩之類是也有譏其非先王之法而書之者原註若求車求金之類皆譏其

非先王之法而斂財之非制也仲尼于魯尚正假馬之名豈有天王至尊徵賦于下而謂之求則其譏可知矣
據先王之法書而正之者原註若吳楚皆僭號稱王止書為子蓋夷雖大爵不過子

先王之訓也凡此類皆擬議至理以成其訓莊子所謂議而

不辨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者如此聖人窮而在下之書
言也聖人達而在上則舉是道施諸行事則設而為帝
王之制言而為典誥訓命之文是非予奪著為刑賞禁
令善善惡惡公于天下春秋無庸作矣豈謂春秋止擇
事之非常者直誌于冊也哉

邾儀父辨

原註愚案經其後書邾子
克卒則知儀父是字也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儀父者何邾君之字也邾
本附庸以其未王命故不得書子所以異乎五等諸侯

也以其君國故特書字所以異乎諸侯之大夫也未命而不書爵尊王也君國而書字尊君也春秋導名分之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夫微國附庸之類朝覲不籍于國而王之爵命亦有未之及其交結大國至于刑牲歃血理宜有之且止邾魯二國私盟可知何功何善而可喜可褒況諸侯專盟始于此聖人獨先取貴于春秋乎必若以書字便為善則桓公及邾儀父盟于赭亦褒之美之邪此不攻而自破矣或曰儀父名也附庸

之君書名與邠黎來同若行父季孫行父皆古人名其說亦非也案春秋書字例有四天子大夫書字諸侯天

子命大夫書字

原註禮諸侯三卿皆命于天子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此舉大國而言也次國

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一卿春秋之初諸侯天子命大夫猶有見于經者夷伯原仲蔡叔之類是也

附庸

之君書字

原註邾儀父蕭叔是也

天子大夫天子命大夫書字尊

王也附庸之君書字比天子食采大夫也

原註食采大夫有王命而

不得世附庸其地而無王命其勢等爾

凡此典禮之常法也間又有褒之

特書字者此聖人之筆也邾附庸之君最鉅者其後見

于盟會書邾子終于春秋非邾之比也

原註邾人首與齊桓北杏之會

又從齊宋同盟始書邾子克卒此必齊桓為之請命故得書子。素同盟原本誤作用賢致經莊公十六年同盟于幽有齊侯宋公下文即書邾子克卒則用賢當是同盟之誤今改正

邾以隘陋禮不足

比之列國大夫止書名爾春秋正名定分必原于實非拘拘守先代一定之法蓋有從違焉以待後世知變之君子也是故杞夏禹之後初見于經書侯其後書子以杞用夏變夷不足于侯也吳楚自號稱王而經書子其意方以王法一天下不容有二王亦以二國皆夷不足

以王也古者四夷雖大爵不過于故皆以夷狄待之此
正天下之大分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道者治之也

原註治音持

非姑循其虛名而已矣此邾郕皆附庸而書名

書字異者春秋之法也

原註周莊王弟子克字子儀楚
闕克字子儀則儀父邾克之字

益信明矣

敗績辨

春秋書戰敗曰敗績何也日績也績累以成功猶績然

也原註如績麻績字之類夫戰之勝也非一人一日之力至其敗

也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其所由者漸矣昔者先王知

兵之不可偃于天下也故寓軍政于農講武事于田射

御擊刺時練習之

原註四
時皆教

甲冑器械歲校閱之

原註仲
冬言大

閱者凡兵事所
用無不選閱

號令則素嚴誅賞則素信以征不仁以

討不義然而猶且詢謀于學禱祀于廟候風雲之氣律

軍旅之聲上順天之時下盡人之事故能一出攻則無

前戰則必勝是其勝也豈一人一日之力猶績之成也

故周官以戰功名多其敗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猶績

之壞也故春秋戰敗曰敗績冀後之君子覩此而知兵之不可不素治而圖戰勝者在于績微慎始也或曰戰敗而君死則先書師敗績後書君滅何也曰國以衆為體衆以君為元舉衆與君而喪之則社稷猶存者幸也故仲尼書某侯滅觀其文若自滅然所以警于世也示兵戎之不可易也

用致夫人用郊辨

原註不言某氏既也

用致夫人左氏以為哀姜而曰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案此四者特禮之常爾有一不備何礙致夫人主于廟乎如實適夫人歸寧而卒于途且不得入廟乎赴于同殯于廟祔于姑則生者之事如不備則為生者之失禮何妨于死者而不得入廟也哀姜薨稱夫人葬稱夫人是以夫人之喪治之矣以夫人之喪治之又奚至八年而後始致于廟也公羊謂公本取楚女為夫人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使為嫡苟以是致齊媵為夫人則齊強楚大我曷

敢廢楚女齊曷肯為楚媵實我見脅于齊則廟見而夫
人之足矣又何用禘以致之必不然矣穀梁說以為僖
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斯得其實禮妾嫁不廟見祭不
酌構僖公既君尊母為夫人故特禘太廟使之與祭是
禘之設惟用以致夫人而已故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致者使其至也妾本無廟見于是始令與祭故書至言
使其至亦足以見其不宜致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
又有庶子為君為其母總者是妾不為夫人明矣以妾

為夫人亂嫡庶之分壞風教之首故聖人去其姓氏以
示貶焉先儒或以為君之妻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
觀此亦非也果實時君之夫人則固當有見廟之禮特
于禘為失正則當直書以示譏何貶夫人之甚也蓋以
致者致其至也故有是說不知聖人以妾本不得與祭
今始使之見廟承事故特書致若始至而見焉此微旨
也嗚呼禘天子之禮也魯之有禘周公故也成王以是
尊周公故獨得于周公廟而行之今雖行之于太廟實

特用之以致成風而已非因禘而致之也故書禘之名
凡書祭名者亦譏其祭也僖公特設大祭用以致妾母
惡抑甚矣又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案二傳皆曰用
者不宜用其說是也然大意皆以九月失時故曰用郊
則未達聖人之旨矣三月郊之時傳稱啓蟄而郊啓蟄
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無譏也凡
書四月五月皆失時矣奚獨至于九月而後書用郊譏
失時也穀梁謂夏之始可以承春則四月事也五月則

不可則經書五月辛丑郊何以不言用索其微旨必成
公因事特行郊禮故曰用以見其不宜用也夫郊所以
事天也其行有常時其配有常尊于是祈農而已豈可
因他事而特用之故知此不特譏其非時深惡其無故
而用也

原註如前代秦苻堅因王猛
疾病特為親祈南北郊之比

大雩辨

雩者祈雨之祭建巳月之常祀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事
合禮則不書也旱則又用之故經書雩皆建午建申之

月庸知其旱而祭也旱則雩禮也何以書曰大雩非禮也禮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雩于上帝僭也故書曰大譏其僭也

原註言用其大者則知其僭矣

或曰雩

者勤民之事稱大者國徧雩著時君有恤民之意但書旱不雨而不書雩則見天雖降災為國者不能為民祈澤此二者直書而善惡自辨非也十二公之中賢者惟僖公一人而已爾僖公之時書大旱者一不雨者三雩則兩而已豈僖公者如是不恤民哉或曰何以必其雩

上帝哉曰魯郊用辛日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
春秋于魯惡雖為之諱必使有見焉是以夫人出例不
書至而一書其至者庸見文公不能防閑夫人以正家
也世子生未常書而一書子同生不言世者庸見桓公
篡逆當絕也雩帝不可直言而書上辛者庸見其僭天

子也

原註雩未嘗日所以書上辛者以見用辛則知其僭

左曰龍見而雩

原註周之六月

夏為四月

知其為常祀不知其旱而又用也穀梁曰雩得雨
曰雩知其為旱祭不知其為常祀也至于稱大三家無

聞焉未盡春秋之義也夫禮者辨上下定民志而止亂于微也然禮不徒行必待能者故足以止亂亦以啓亂為天子不能守其禮使諸侯得僭之是上下無辨民志無定則僭亂並生矣三代之王皆能謹于禮所以措天下于治也春秋經世以明先王之志故于禮之失正逾分者悉書譏之冀後之君子前知而謹于禮也

原附註自夫禮

至禮也一百一十四字先生後刪去

大夫伐沈救鄭辨

霸國大夫與諸大夫伐人自沈始

原註文
三年

霸國大夫會

大夫救人自救鄭始

原註在
文九年

伐沈以其即夷救鄭則衛

中國春秋皆貶書人何曰不予大夫得專也何謂不予
曰舉兵伐人使之畏伏所謂威也率眾救人使免于難
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害于天下大
夫擅之則害于國況大夫而擅作天下威福乎其後晉
裂于六卿魯弱于三桓齊吞于田氏其禍兆于伐沈救
鄭聖人見微知著故于此二役皆貶之所以示後世威

福不可移于下而杜禍于微也或曰政在大夫始于此

乎曰前此于此特一貶耳或問前此之說曰齊桓次匡

之歲此諸侯失政之兆也古者列國之兵諸侯率之以

聽于天子大夫無得將兵者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列國

之卿雖有將兵非其專也故外侵伐之類稱人稱師猶

曰某國人某國師庸見權在諸侯也齊桓末年會諸侯

盟于牡邱遂次于匡不能躬率諸侯救徐而使大夫將

兵以往自是諸侯因而委重權于大夫聖人不予故再

書公孫教師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凡會者外為主及者內為主其功罪善惡歸于主者次匡救徐皆齊桓之命而書我大夫及者如我主焉不予齊桓委兵權于大夫也至于伐沈救鄭諸侯之權盡去矣是以聖人譏失權在次匡之歲貶諸侯大夫專國于伐沈救鄭之時皆原其始也春秋之為書謹于別嫌明微者惡其似也桓文之霸聖人無直筆善之者惡其似王而終于傾王室也大夫救衛中國聖筆不予之者惡其似霸而實終于

金史卷之三
卷三
傾諸侯也非其深足以知天下之幾其孰能與于此

夫人書至辨

啖子曰凡夫人初至者皆書告于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孟子不書至恥娶同姓諱之也襄定哀三公不逆夫人故闕而不書其說非也案春秋書夫人至者三文姜穆姜齊姜也書夫人入者一哀姜是也文姜書至自齊譏其專聽桓公不能制也時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則夫人已見公而猶獨書至見夫人

不隨公而歸專恣可知矣言自齊者不與齊侯送于讎

也諸侯送女非禮況其妹乎

胡銓附註銓案桓三年乃齊僖公送女十四年僖公

方卒而襄公方即位此云送妹非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魯桓之從文

姜不如敝笱猶能制魚也則春秋之譏明矣穆姜至書

公子遂以者見宣公不親逆也齊姜至書叔孫僑如以

者見成公不親逆也言以不當以也夫人國君之配將

以承宗廟治內政可不敬乎哀姜書入者譏莊公娶讎

人之子薦獻于先君不惟忘孝抑非所以安神靈故曰

入穀梁曰入內不受言不當受也凡此皆失禮非正者

如以告廟為是則此皆非正也若曰因其告廟故得書

之以見其不正焉則夫人至禮無不告豈襄定哀三夫

人皆不告廟謂三公不逆夫人則將娶于何也殊不知

春秋之未作夫人內女事史悉誌之而自先王政絕男

女不正夫婦道弊人倫日亂馴致大壞皆原于禮防之

墮廢故仲尼作春秋于昏姻夫婦之際去其與常禮合

而一一紀其失禮者

原註經書昏姻夫人內
女事凡數十皆非正

示後世所

以致亂之由俾知謹禮峻防正家之道也其所書不繫
告廟與否皆有旨也裏定哀之夫人不書者合常禮故
也嗚呼男女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始也正其本然後
可以正其末況本不正也歟正其始然後可以正其終
況始之不正歟

葬稱我君辨

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諡也恐涉他國故稱我君其說
非也薨書公薨葬舉諡曰葬某公

原註文
公禮公

自然知是魯

君若他國則兼國號

原注如箕鄭
稱公有鄭字

亦不俟我而為之辨

也所以稱我者用見其私諡不請命于周自我云爾諡
號于成周為賞罰勸懲之一法諸侯公卿有大功大德
及大惡者乃特賜之不盡有也案史記世本厲王以前
諸侯有諡者少春秋時諸侯始皆借用之五等之君又
皆諡公仲尼從而書之以見其非正不足以勸懲也其
後大夫皆諡子荆楚之臣又僭稱公至于六國遞舉王
號秦併天下以王為不足稱遂兼皇帝之名焉本由天

子失禮馴致之弊也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書諸侯僭諡見禮不自天子出也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也此春秋所以始于隱也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獲麟而後諸夏遂微周室終于淪喪由四者之柄移于下也用知天下之治則道出于一春秋首王月繫諸侯行事譏其非禮違正正者示治道出于一也故曰撥亂反之正莫近乎

春秋惟定妣不言我小君者定非諡也定公之妣爾

原註

婦人以姓配夫稱如共姜雍姬之比

襄公之母妣氏諡定不應定公妾母

又諡定其證明矣

原註妣氏卒不稱夫人蓋時遭定公之喪哀公未暇推尊母氏為夫人葬

亦未暇議諡

其後配廟故書葬也

原註非夫人不書卒葬此書著其後哀公推尊配廟

同夫人也

春秋辨疑卷三

春秋辨疑卷四

宋 蕭楚 撰

不書來辨

凡自內之外則曰如如者往彼也自外之內則曰來來者向我也辨內外之稱也其有當書來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單伯送王姬不書來者不予王使魯主婚于齊也

原註單伯二傳以為魯臣而書逆致之經傳則王臣也當以左氏為信別有論

魯桓見殺于

齊乃邦國之大亂王不能討反使魯主婚焉王失政矣

莊公慘然在衰經之中不可以行吉禮況齊襄乃父之
讎人乎夫忘父之讎非孝也王命失正而從焉非忠也
故不予其來示魯不當受也所以譏王而勸忠孝之道
焉耳書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者見莊公之順非也
陷王于不正而忘忠與孝之道也王使榮叔歸舍且賜
不書來者不予王贈人之妾母也妾母稱夫人自成風
始王不能正從而夫人禮之是亂天下嫡庶之分也故

不予其來為非正也所以導後世嫡妾之分也其不言

天王者譏王之不王不足以承天下而正天下也

原註天王

天子王別有論

或曰歸仲子之贈何以言來而書天王曰彼直

贈妾耳不俟譏貶而義自見也

原註仲子不稱夫人

聖人于春秋

事有違禮失正于是有予奪之文裁成其義而不指斥之此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莊周所謂議而不辨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書來者無使來也

原註齊國無使人來

案傳文

公孫敖奔齊子惠叔繼主其後敖未復惠叔以為請許

之將來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飾棺置魯界上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請許之如此非齊專使來也案經先年書教卒于齊見魯不絕其為臣也

原註春秋

非大夫不書卒

次年始書齊人歸教喪見魯初不受其喪也生

不絕其為臣死而不受其喪是無禮于舊臣也薄公族之恩虧仁孝之道陸子曰我大夫喪而使齊人歸之君臣之義闕惡可知矣況臣其子而不受其喪乎主書者專惡魯也齊人歸讎及闡不書來亦無使來也

原註時哀公伐

邾子益來邾子齊甥為是取讎及聞公懼歸邾所以書
子于邾齊人乃令誰聞歸于我亦非專使來也

者惡魯廢置人之君惡齊擅子奪人之地皆王法所當
誅也凡此不書來同而事類異則各有義杜預謂春秋
不以錯文見義此真有左氏之癖爾未足與研仲尼之
志也

子哀辨

宋子哀來奔或曰子宋姓哀名也案蔡公子履陳公子
留皆國族出奔何以不繫姓而稱公子也用知子哀乃

字左氏得其旨當是時臣子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時如公子哀亦可謂春秋之知幾者或曰宋公之子子同子糾之類亦非也子者對父之稱諸侯薨未葬嗣君稱子者以柩在猶如父存故曰子此對父之稱也子糾齊襄公之庶長襄公卒無正嫡位次當立故仲尼正名書曰子言其當繼父也

原註諸侯庶子稱公子言先公

之子糾當立故聖筆去公字止曰子以其繼父故也

以糾繼父稱子則小白篡國

殺兄之罪彰矣子同魯桓公之正嫡

原註崇使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

必書世子孔子修
春秋去其世字耳

聖人以桓公弑兄竊國王法所誅絕

故于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世享國也止書子者所謂

對父之稱也名曰有父之子爾非有國之子也春秋大

逆內始于桓公聖人罪其首惡書之雖隱而顯使後世

有攷然耳或曰稱子一也何以見其正與否曰齊襄既

卒而糾書子焉則知其子也魯桓存而同書子焉則知

其譏也

原註同當稱世
子糾當稱公子

春秋紀事雖止一字而事類不

同則各有旨故曰善惡不嫌同辭以美惡自辨也

案辨
原本

作辭今

改正

地名不繫所屬之國辨

原註若山屬晉而不言晉梁山

或曰春秋盟會戰敗之所與山崩麓崩直名其地不繫所屬之國何也

原註若盟于某戰于某並不言某國之地

曰示諸侯不得專

其地諸侯受封邦畿等衰雖各有分域然而功罪之不齊先王于是有加地削地之法焉是邦國之地制在王也諸侯不得有也夫能制邦國之地然後能黜陟諸侯能黜陟諸侯然後制華夏于治平故春秋書地名不繫

于邦國言天下之地制歸于王也春秋書王月或王正月二月三月然後紀事然後紀諸侯行事示天下之事必統于王也天下之地制歸于王天下之事統歸于王而強侯暴國猶能跋扈作亂者未之有也周之失天下者反此故春秋具其文以告後也

原註其繫本國而言如宋彭城鄭虎牢之

類則各

有義也

春秋字訓辨

素辨原本作解是書前後篇目統名曰辨此處不應獨異今改從畫一

如之外也往彼也來之內也向我也獻薦上也呈也初

獻六羽薦于廟也來獻捷呈于我也錫上予下也畀與也非上非下也告謁也有所請也告于廟言謁廟也告

糴于齊有所請也不言求假者貨財易之也

原註告亦求丐之意

糴言告者非直求丐于彼以財貨請之也國語文仲以龜圭玉幣如齊告糴

泛視之謂之觀

審觀之謂之視

原註視者觀之審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由所

從出則有蹤跡故觀之而已所以測其意也故曰視揚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其所以言者又其意之所指也春秋于朔曰視諸侯朝廟視朔然後聽其月修舊之政欲其審故也于魚社曰觀言其觀覽而已

修舊

之謂新

原註新延廡言修葺其信致新而已無所增改故也

創而為之之謂作

原註

作僭主作丘甲之類始創為之也新作南門之類不獨僭僭又增大其制度故曰新作譏其僭也

起而

置之之謂立

原註荀錯于地謂之置起而置之之謂立場宮武宮言立二主之宮除去也已久今

再興建不言作者以非本無始正創為之也故皆曰立觀其文則知二宮既廢今又起置也如衛人立晉之類晉本庶子位卑下衛人尊之使在大位是亦起而置之之意故亦謂之立傳曰立者不宜立也謂非正嫡次當立者故于魯則曰即位即就之也言

以此為始之謂初

其次當立今正就位云爾內辭也

原註如初稅敵後世遂以為常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則知所謂初者後世遂用之以此為其始

耳求覓也平交之稱也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原註經書求金

求車之類譏王室取下之非制也邦畿則有經賦列國則有常貢非貢非賦而取焉是無法也故曰來求言來

兇而已不以上下之辭稱之譏在王室也所以防後世之貪殘也家語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于田孔子曰君有取于臣謂之取有與于臣謂之賜臣有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遂命其宰曰自今君有取不得言假則知所謂求假非上取下之辭故曰譏在王室也

乞卑下以求之也重其事

也尊彼之辭也

原註乞亦求也如乞盟乞師之類皆以其事為重故自卑下以求之自卑下之

以尊彼欲必得故曰乞也

假者借也有還之辭也

原註許田曰假諱易地也諸侯之地

皆王者所封而擅以與人是謂無王而行罪之大者故遜其辭曰假若曰權借之將復還我焉內辭也

用

直用也以者其意也意所使也

原註以者用之意也如鄭伯以登假許田謂鄭

伯致示勤意在于假田非謂用登換田也伐楚以救江時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伐楚冀楚還師而救楚而江

圍即解耳是其意在于救江也以楚師伐齊謂我無師親臨只使楚師伐之是楚師伐齊行我意耳非其自欲也如我自為領帥親臨行陣則當曰得者偶得也獲者用如用牲用幣之類我直用之而已

得之難也

原註麟言獲狩而後得之也諸侯言獲戰敗然後得之也如此之類皆致力焉故曰得之

難也寶玉大弓曰得者若偶得之云耳內辭也

暨者及之難辭也

原註及者以次及之暨者

不得已而相及難辭也如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出奔觀其文則知佗為辰所強率辰既叛兄為國惡又強率其大臣以出其心大矣故書暨用見其難所以甚辰之惡而罪佗之不能守正也于後又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入于蕭以叛則以辰首惡次及仲佗耳

乃者而之難也

此一字難易之辨而罪之輕重可見矣原註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廢君命一也然書曰復不言所至于下書其奔則知

教以姦無故廢君命也遂書乃復言至黃于下書卒則知遂以疾然後返非輒無故廢命者其罪亦有間矣日中而克葬日下是乃克葬其葬不以制同然至于日下是乃成葬焉幾于不能喪事故曰乃克則葬之兼備又甚矣公羊曰而難辭也謂文句將斷處則用而字防而續之亦可謂難辭也乃難乎其說也是也

不者

直不為也弗者不之有故之辭非直不可為也

原注晉人納捷

箇于邾弗克納非晉之力不能納以諸侯辭捷非世子故不成納也公追齊師至邾弗及者非直不可及畏不敢前鄙齊地公不能謹邊候齊人來侵而不覺既去而後追之又深入其地始悟畏齊而不追齊大國使其兵衆未遠若邊鄙有伏能保其無危乎故書至某弗及所以譏公量敵之晚而示後世行師之不可輕易也若直不為之則曰不告壞而撤之曰毀

原注毀喪臺言壞而撤去之也壞音

怪

夷其險阻曰墮

原註墮邱墜費謂摧毀其城墮險阻而平之也

牆垣曰築

原註

築圍築邑之類謂止為其垣牆之衝而已耳

有壘土曰築

原註築臺之類壘土為之基也王姬

之館曰築者古人為居室皆用土詩曰築室百堵王姬之館不惟有居室之制又在外則有垣牆之衝故總以

築言城乘也高廣可乘守也

原註凡城必高廣又有堦之也城以蔽守禦者故曰城言

乘而可成守也案經書城邢城杞城成周三者則國與京師非止為垣牆之衝而已則知所謂城者皆高廣可登守也又襄公時城費定公時南蒯以費叛于是墜費蓋其城阻可恃故孟臣據之而叛若止垣牆又何墜之哉益知所謂城者皆可登守也左氏之說固不足取先儒駁之詳矣

能勝之曰克上討下

之辭也

原註納捷菑于邦弗克納以我辭屈不能勝被故不成納也克段于鄆能勝之也子曰我戰則

克易曰大師克相遇皆言能勝也揚子曰勝已之私之謂克

還旋也始離彼也復則

反也

原註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公至自晉則知言還者已離彼而未至國不至而復至河乃復皆未

至彼而使返此耳還者旋意同轉也

殺戕刺弑皆殺也殘而殺之曰戕以

法殺之曰刺

原註魯殺大夫曰刺言用三刺之法內辭也

積習而至曰弑弑

下殺上之辭也

原註國語下虐上曰弑弑猶殺也言積習而為之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

由來者漸矣夫為君為父尊親莫甚焉至于見殺其積習久矣故下殺上曰弑抑欲為君父者辨之于早可也

雖然是皆春秋之旨他經則泥矣

原註書曰讓于殺契暨皋陶及皋陶爾無

難意也詩云弗躬弗親刺王不躬親爾非謂有故而不躬親也故曰他經則泥矣

王天子天王辨

王者大之稱自人而言之也

原註尚書緯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

凡物于

其類而大者人皆謂之王

原註銷之大者曰王銷蟬之大者曰王蟬

大父則

曰王父天子者言繼天而為子至貴之稱此王天子名

實之辨至于有諸侯之事或稱天子或稱王則各有旨

案覲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于王所則

稱天子賜之舍戒之以率力乃事自是皆稱天子以禮

之于其享乃稱王撫玉至其右袒右立告聽事則又稱

天子賜之篋服命書饗禮推是論之稱王者以大臨諸侯也稱天子者以貴親諸侯也

原註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

以大臨

之者威之也以貴親之者懷之也威德行則人畏慕人畏慕則姦宄不作先王所以能御天下者審于此書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凡此所稱乃其常也其曰天王者猶天之王至大之稱稱其至大則其威之亦大矣此其非常也案禮王崩告喪臨諸侯皆稱天王周官司服為天王斬衰春秋王崩亦書天王蓋以大喪

之際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姦之所伺乃非常之時于是大威武以防之此先王制禮之意也觀書康王即位公卿大臣皆執戎器周官王喪車皆設戈戟其嚴衛警守防禦如此則其張皇威武臨制天下從可知矣與夫臨諸侯乃巡守大明黜陟于是有奪爵者有削地者甚則誅其君滅其社稷抑非常時則其尚威武又可知矣

春秋統辨

守道之經而不觀時之會通者未足與議道執義之常而不度于事之機變者未足與言義之二者胥失也君子于此貴乎觀時會通而不拘于道之經度事機變而不牽于義之常故能因時乘理裁宜通變以濟當世自非其深足以通天下之權孰能與此者

原附註自之二者至于此六十

四言先生後刪去

此其說吾于春秋見之矣方天下之政王者

之事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僭亂甚矣王綱既絕華夏浸微夷蠻張橫恣取攫啞天下亂又甚矣而齊桓晉

文為盟為會于戰于伐使威信復申于列后內則同獎
王室外則同捍四夷文武之祚振起于實墜之辰衣冠
之俗脫血于虎狼之口可不謂彼善于此者歟嗚呼前
此有拒王命者有怒王而取其禾者有列陳與王戰者
顧諸侯于王室何如哉魯衛望風畏楚俛首交好陳鄭
曹蔡之君奔走不暇顧中國于四夷何如哉故仲尼于
二霸之事猶微文以錄之自諸侯失權而大夫專國命
亂亦甚矣然亦猶有可見者是故圍彭城則為君討叛

臣城虎牢則捍楚安諸侯城杞有保弱之功城成周有
尊王之義凡此猶可言也若澶淵之會諸大夫卒不歸

宋財以彼視此不曰猶可言歟

原註澶淵之會諸大夫稱人而虎牢之類大夫

皆書姓名則澶淵之為貶可知矣當從左氏之說或者皆微者非也豈此一國役諸國皆使微者

高子

來盟魯君之位定華孫來盟而宋魯之好通屈完來盟
而夷夏之兵息比當時獻璧馬之計以掩襲人國有如
荀息者瀆齊盟食話言而姦時疲民以猾諸夏有如子
反者若殺使者執行人以構釁招禍者不猶愈乎趙鞅

之納蒯賁比趙盾之納捷菑則有間矣諸侯而廢置諸侯不可也況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也故蒯賁稱世子而鞅無貶文趙盾之納不正也故捷菑不稱世子盾貶書人是則鞅之舉為猶可道盾之役為甚可惡也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與幸災而伐人之喪者有間矣大夫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時若子哀不義宋公而去之豈非春秋之知幾者歟公子據邑皆叛與夫反國篡位天屬自相濺血亂虐被其黎元者相

望于世若紀季知國必亡以鄙入齊圖存宗祀不惟善

于叛者可謂春秋之微子也

原註孔叢子曰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

許

叔以國無主入踐其位不折一矢不頓一刃再興宗祀
克復舊物不惟善于篡者可謂春秋之少康也王室不
可赴愬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天下力大者斂兵強者殺
小邦弱侯湫强大國之間竟與人民社稷俱滅比比而
是若紀侯以齊見侵勢不能抗委宗祀于季杖策而去
國可謂不以所養者害人亦僅乎太王之舉也驪姬禍

晉夏姬破陳文姜哀姜之亂魯杞姬蕩姬鄆姬輩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無媒聘而行其宣淫恣放踰檢亂常還還如此天下之婦道喪矣如紀叔姬宋共姬之守節義雖采蘋之夫人江漢之游女固無以加況春秋之時乎卿大夫之弑其君者比肩接武則天下之臣道喪矣如孔父仇牧荀息之死節于君者固不容多數可不謂忠乎魯桓之弑隱叔段之謀鄭宋辰之據蕭以叛蔡昭之賊其世子是為弟之道缺矣而叔肝非

宣公之篡逆終身不仕其朝以兄弟無絕理雖非之不去言其情足以明親親論其風足以愧殘賊豈惟取貴于春秋抑可勸後世之為弟者矣商臣蔡止之弑父是為子之道缺矣而申生不肯傷晉獻之意寧受驪姬之誣以死雖陷父子不義然非志于仁者能之乎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書曰世子亦未失子可所以勸天

下之為人子者矣

原註凡見殺稱大夫明其未失大夫之道殺無罪也如有罪可殺則去大

夫之號殺良宵是也是殺稱弟明其未失弟道若有罪可殺則去其弟之號鄭段是也申生稱世子明其未失

子道以甚晉侯之惡宋莊
之見殺稱世子其義同也

凡此皆聖人猶有取焉皆善

之也傳曰春秋變周非變魯也通天下之變也說者曰
春秋無褒錄諸侯大夫之僭亂皆罪之也或曰實褒二
者皆過論也攷桓文之興異乎殷湯周文之德由百里
而起之也地皆埒于王畿兵皆衆于王師而假尊周之
名脅制羣后令乎禁止威加海內邦君朝貢莫或敢後
雖無吞周之志而勢已疑于王矣其後大國力攻迭爭
強雄至于嬴氏竟以詐力兼天下夫有桓文之志則為

霸無桓文之志則如賊為篡勢必然也故孟子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蓋有見于此自政逮大夫之初也存弱

護寡功繼于霸及其末則晉裂于三卿齊併于田氏魯

殘于季孫易曰陰疑于陽必戰大夫疑于君者必至于

奪國諸侯疑于王者必至于奪天下故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其曰實褒者不為過歟然天下之行皆

不善矣有近善者焉吾無以進之則貪惡者獲肆矣天

下之事皆不正矣有近正者焉吾無以進之則敗常者

獲逞矣烏能撥亂而反之正哉其曰無褒者不為過歟
若曰舉錄而罪之是不聞仲尼為司寇有父子訟者
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則捨之季孫聞而不說子曰
不教民而殺之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犴獄不
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如謂春秋所書皆著其罪是三軍大敗而斬犴獄
不治而刑不教民而殺之乃季孫之聽訟耳烏得為孔
子如曰罪不在民推是以稽仲尼之心諸侯爭霸由天

子之失道罪不在諸侯大夫專政由諸侯失道罪不在
大夫從可知矣且春秋經世大訓果無輕重予奪于其
間而一其責乃討罪之策書爾何得六于五經也孟子
曰春秋無義戰余竊曰春秋無正褒而所謂褒者特其
彼善于此者一時之事聖人扶衰救世之權也知此始
可與言春秋矣嗚呼大夫之事春秋無正褒矣非惟無
正褒專政之初嘗貶之矣以是訓天下後世齊晉猶終
以大夫之擅權喪其國況實褒之乎齊桓晉文無正褒

矣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若曹瞞司馬之徒終于盜神器者況實褒之乎

春秋同號同辭辨

原註此說惟春秋可通故為之辨

楚子吳子黜其僭也

原註吳楚稱王

蠻子潞子則非僭之謂也

高子季子賢之也劉子單子則非賢之之謂也王之元

士以下稱人列國微者亦曰人貶諸侯曰人許夷狄而進之亦曰人或予或否而同曰子曰人所謂賤貴不嫌同號有如此者同號指人而言也祭伯來不書使惡人

臣之私交也

原註不言使某

高子屈完來盟不言使則予之矣

齊侯葬紀伯姬所以惡齊而譏魯也穆姬共姬書葬則賢之矣凡聘著列國私交而不能勤王述職也而楚椒吳札來聘則善之矣歸善辭也而楚比鄭突書歸非善辭也入惡辭也而天王許叔書入又非惡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有如此者同辭主事而言也

書滅辨上

春秋書滅者國覆而祀絕也凡直書滅者罪其來滅者

不罪其見滅者言其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書其君
奔者兩罪之隨敵人歸者亦然皆責其不死社稷也若
自致可滅之道則異其文梁亡不書其主是也

原註有
書滅不

書其主者夏滅項是也于諱辨陳
滅後又書陳先儒說亦通此不辨

庸知書滅者見其不

當滅案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春秋國
滅者罪皆不及是而當時遺民舊俗未忘故國故仲尼
欲興滅國繼絕世者酌當時天下之心也傳曰滅曰亡
國之著辭以此或曰春秋既責君不能死社稷而紀侯

去國反不加罪又春秋之亂正以夷狄暴亂若諸侯有能覆而絕之與其種類自相滅亡乃中國之福亦豈是不當滅聖人亦欲其興也既曰自取滅者異其文而胡子沈子書其自滅何也若曰滅者皆覆國絕祀則胡沈鄆許再見于經非實絕者而四國皆書其滅何也曰春秋之為書通堯舜之道故有責其徇節死義者有予其不以物喪已而志于仁非拘拘于一王之法必死者為賢能也經凡書子書男者皆繫于五等侯國

原註附庸
未王命者

只書字

先王所爵命也受先王之爵命有民人社稷之責

祖宗世守以至于已一旦不顧承難任大而輒委之豈

為人臣子之義使有國舉如是則王者天下將誰與守

故春秋書國滅君奔者罪其不死社稷也

原註敵人以歸者同義

此之謂徇節死義責其徇節死義者所以勸後世之為

臣子者知所守也古之聖人洗心于道存亡得喪融為

一致雖據崇高大寶天下尊榮苟得其傳視棄如脫敝

蹤者堯舜是也後世以社稷為重惟慮或失殺親屏族

謂之大義下及春秋之時奪國篡位骨肉自相剗刃使

生靈膏血塗蟻郊野比比而是至有父子稱兵如衛輒

蒯賸曲士肆辯猶曰有義是豈復知有堯舜之心哉惟

紀侯自計國弱不足以救亡而時無賢方伯可以控告

不忍與臣民宗族俱斃俾季以鄙入于齊存其宗社于

是杖策而去之是亦知有貴于物者矣方之堯舜之舉

雖不啻大明之蒿炬于春秋亦可謂幾于道矣故書曰

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反之辭善之也

原註不言齊
滅宋祀猶存

于鄙言大去者決去不反是去之大也決去不
反則棄國矣而紀侯不名則知其善之者信矣 此所謂

不以物喪已而志于仁予其不以物喪已而志于仁者

通堯舜之道杜千萬世之爭端也昔滕文公困于大國

之間問計于孟子孟子對以太王去邠又曰効死不去

請度于斯二者孟子學孔子夫豈無決然之策首鼠兩

端抑通陳帝王之道原註帝堯舜也夫天無不覆也地無不載

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仁民愛物無華夷之限篤近以及

遠爾詎屑屑然務殘夷以肥華夏哉雅之六月采芑江

漢常武皆美周宣中興之詩于獫狁則曰伐于蠻夷則

曰征而止未聞以滅之為是也高宗之于鬼方虞舜之

于有苗亦曰征曰伐而止未聞以滅為是也詩序不云

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使小雅之政興則無交侵之

禍故春秋不專罪夷狄之暴冀君子之端其本也夫五

等侯國皆有軍制衆寡雖殊

原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各足以

禦衛若師有出者有守者外或敗北內足以存縱敗而

不亡此經國之大典也若軍竭國衆徇于危亡之事或

一敗塗地知社稷存者幾希矣故戊辰之役書胡子髡
沈子逞滅者罪其禍國從人于死地也二國宗祀未絕

而皆書自滅者所以警于世也

原註胡沈二國再見于經故知未絕而書自滅

者是自滅之道也二國不亡所謂幸君子不言幸故書滅冀後世睹此而知用兵之節也二侯書名若卒當名亦自有辨○案胡沈二國原本作胡沈二月今改正案經襄六年莒人滅鄆昭四

年

案取鄆係昭公四年原本脫昭字今增入

又書取鄆

原註相去幾三十年

庸見前此

鄆之復存也定公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哀元年又書許男圍蔡

案圍蔡原本作圍頓經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則頓字為訛今改正

庸見許之復存也夫鄆許二國既滅而再

見是必宮鄭悔禍而反二國之君而聖筆不書其事者

不予列侯得專廢置也不予列侯得專廢置者一天下

威福之柄于王也

原註能威之威亦大矣又再建立之此之謂作福王事也

夫有天

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天下有一國者威福在手然

後能用一國周室終于失天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諸

侯也諸侯終于失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大夫也故春

秋凡大義有害于王者皆不直書而微見旨焉作後王

之鑑也

原註僖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經亦不書其事止書取須句罪之也亦以其義害于王所謂

春秋責義正如此類楚王復陳蔡二國亦不直書止以陳侯蔡侯自反國為文義亦如此

然春秋有

直書以著其罪有貶之以甚其惡者案齊于莊公十年

滅譚稱師十三年滅遂稱人晉侯于宣十五年

案宣公十五年

晉師滅赤狄潞氏原本誤作文十五年今改正

滅赤狄潞氏稱師十六年滅赤

狄甲氏

案宣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原本誤作甲人今改正

稱人二侯在位三

年間再滅人國惡可知矣故初皆稱師所謂直書以著

其罪也皆稱人所謂貶之以甚其惡也

原註春秋之貶皆于其甚者齊

晉大國滅人之國亦不用衆而書人者則知其貶也春秋之辭有微者稱人師少者稱人此二沒有必非師少與微者

又春秋自文公以前政在諸侯凡滅人之國書師

書人者專罪諸侯也

原註猶曰某國人某國事在諸侯

文公而下則政

在大夫凡滅人之國出于君志則書其君

原註曰師曰人君之志也

出于臣意則書其臣

原註書某帥師自襄六年書莒人滅鄭之後君書君臣書臣更無書

人書師者

庸見大夫張而擅權也春秋終于列侯失國由大

夫之張也故聖人兩書之示世利器不可分于人也是

故滅一也書不同如此者聖人之微旨也

書滅辨下

啖氏以為凡書見滅者皆罪之何待聖人不宏也案當

時見滅者皆小侯弱國雖或政亂失民以先王之道格

之未可在可滅之典

原註周官曰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言行如鳥獸內外交亂則人道絕矣

故滅之因其敗績而自絕故也非是則不滅

況春秋以帝王之道經世豈輕

絕人之後哉又曰國滅君奔者不名既書其滅罪自彰

矣隨敵人歸者書名罪重于奔者既責其不死社稷又

無興復之志位必絕也奔者不名位或未絕也

原註奔者以歸

者俱是不為社稷死罪等爾如何更為輕重且小侯既為大國所虜執則族屬隨之何緣而圖興復聖人罪人豈如是不恕哉斯亦不致于經之誤也蓋時無明王強侯吞滅小國以自封殖據當時奔執者豈有罪哉聖人之責之者亦後世之法也

案定六年

案經定公六年鄭游速滅許原本定

知此始可與言春秋矣

字誤作鄭今改正

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書許男圍

蔡如此則以歸書名者豈是位必絕哉經書吳滅徐徐

子章羽奔楚如此則國滅君奔者豈盡不書名哉夫遠

侯小國盟會或未與朝聘或未通蓋有不知其名者不

可為例也

原註如諸侯卒亦有不名

或問禮諸侯滅同姓則名之經

書衛侯燬滅邢是也然晉滅虢滅虞齊之滅杞楚之滅
夔皆同姓也不書名何日記禮者約春秋為之說非實
先王之典也以傳攷之晉滅虞而修其祀紀侯去國宗
社猶存于鄆故經書紀叔姬歸于鄆待之猶國也

原註
若鄆

既為齊邑則魯女豈歸于
人之邑足知尚為附庸

是二國皆不書滅宗社未絕

故也春秋之時滅人之國惟二侯猶有先王之義故得
不坐滅國之罪猶皆可以為善

原註案齊侯入紀葬伯
姬亦宜書無既文比之

于他無故絕人之宗
祀者此猶可通也

春秋凡書滅者皆不當滅而來滅

者罪自顯著在其同姓則知其惡又甚亦不待書名然
後辨故比之楚子滅夔不書

春秋辨疑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舉人臣呂燕昭